看花何须问主人

——侯超的水墨艺术

丁美科

日前，淮南国画家侯超来六安采风，为六安的山明水秀、如画风景而倾倒。我和他在国画家丁培明的“匪石文创”相遇，真是人生快事。

皖北著名诗人、画家、评论家、篆刻家崔明贵曾经为侯超制作了一枚印章“乱花迷人的侯超”，真是恰如其分！

侯超曾经问学于中央美院，美院“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现实”的中国画学脉，赋予了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充盈的艺术养分。他将写意与写实的表现语言加以系统化、风格化、情境化的探研变革，在不断回到“人”的主体精神和社会属性的最初叩问的同时，也使中国画笔墨语言与人物形象造型在其个性化表达下相映生辉。在古今与中外之间，从记忆到现实，从游物到游心，侯超走的是一条深植传统又广收博取的道路。

忐忑的心

侯超的美人图水墨系列作品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美人是唯美的、孤单的、压抑的。她们的眼神或哀婉，或期盼，或困惑，或忧虑，或多情，或厌倦……千姿百态，我们仿佛在乱花迷人的街巷走过，看到不同的女子从面前摇摆而来，风情万种，丰姿卓越，姿态撩人。

在侯超的美人图水墨系列绘画里反复出现三种物象：鹤、鱼和马。这三种物象是中国人喜欢的吉祥物，这些物象以不同姿态反复出现在他的画面中，我想这不是无意识的巧合，而是有意识的安排。

侯超画面里的鹤已经不是传统绘画里“松鹤延年”的鹤，而是警觉的鹤、惊飞的鹤，他们有的被美女牵着玩耍喂养，有的在渔网前仓皇逃窜，有的在城墙边哀鸣，有的在草泽里呆立；侯超画面里的鱼不是传统绘画里“年年有余”的鱼，而是在山头飞翔的鱼，在浑浊里拥挤的鱼，甚至在渔网里变成了一架鱼骨；侯超画面里的马，不再是飞驰奔跑的骏马，而是摇摆的木马，羸弱的瘦马，低头哀鸣的老马……

这些物象与年轻娇美的女性挤在一起，我想画家一定是借助这些物象来传达她们的心理，或紧张、或疲惫、或无所事事，她们的心是忐忑的，她们想像鹤一样高傲、鱼一样自由、马一样飞奔，然而现实世界却冷酷无情，只留下她们一张张无奈的面孔，一颗颗温柔潮湿的心，只能在午夜梦回里忐忑不安！

破碎的梦

“一切文学皆人学”，我想绘画也是如此，绘画的终极目标也是反映人的生活和思想，侯超的现代美人图水墨系列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现代女性已经不再是古代花园里、阁楼上吟诗作画的女子，她们或职场打拼、或个人创业、或操持家务……女性似乎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角色，而压倒现代女性的三座大山婚育、家庭和个人成长仍然得不到很好的平衡。但时代的觉醒，让她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女性在婚姻中到底是什么角色？女性如何面对传宗接代？女性能够打破职场天花板吗？

随着现代意识的崛起，女性越来越有机会摆脱生理的桎梏、历史的枷锁以及社会的偏见，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生存环境和拥有的力量，她们想以梦为马、鱼跃龙门、鹤立鸡群。但是人生过多的承载，让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侯超把这些美女有的画在网格里，有的画在鸟笼里，有的画在栅栏里，有的画在狭窄的汽车里……通过画面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现代女性成长的坎坷困惑，仿佛听到梦碎的声音，听到一声叹息，看到腮边一滴清泪！

在侯超的绘画里出现了许多路标，例如左转标志、右转标志、掉头标志……这是一种暗示吗？侯超画出了时代女性的彷徨与困惑。

诗意的美

侯超现代水墨美人图系列作品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唯美的，是诗性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吸收了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林风眠、陈逸飞、潘玉良以及当代画家朱新建、刘庆和、田黎明等名家绘画女性的笔墨特点，他的绘画尽管表达的是现代女性的人生状态：压抑、忐忑、破碎、挣扎……但他运用的造型和笔墨却是传统式的中国审美。

正如《万象心融——全国美术作品邀请展.侯超》里面写到的：他与许多视语言转型为唯一目标的水墨画家不同。侯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注意从当代文化的发展中寻求水墨要解决的艺术问题。这使得他能够在充分尊重个人感受的基础上,将寻找新的图像与新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为了表达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他从不刻意再现客观对象,而是努力以打乱的现实时空来构建自己的精神时空。画面里面人物的出现都是非逻辑性的,甚至是荒诞的，他以所有的这些来完成他对世界的反射，这种看似混乱、荒诞的画面,反映了画家对现实的体验与认识。

回眸侯超的绘画，他笔下的美人图是如此动人心魄，她们的眼神是白娘子式的、林黛玉式的、杜丽娘式的，仿佛从《诗经》里走出来的香草美人：含蓄、婉约、凄美，尽管她们的穿着是如此新潮，而她们的眼神却显示着中国女性永恒的“东方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风髻雾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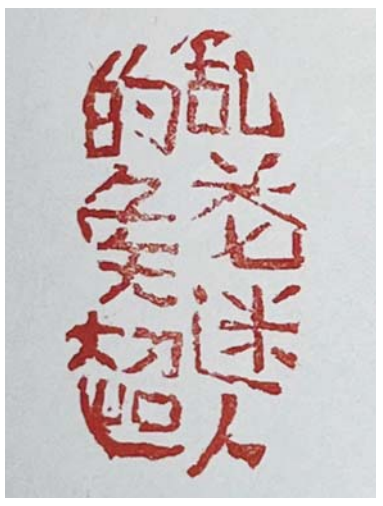
独特的“我”

侯超巧妙地将西方构成与东方水墨融汇在一起，体现了西方的写实和中国的写意、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诗意表达，以特有的艺术语言体现出作品的高度，具有独特的文化审美。

真实与虚幻、意象与物象、唯美与深邃，在他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如痴如醉的快意和洒脱中，既有沉静温润的表达，也有静水流深的从容，时尚光鲜的女性视觉审美和洞察人心的理性思维，相互作用融合，创作出耐人寻味的美感。她的作品不拘泥于女性表现力，从格局的层面剥开人性的脆弱和挣扎，这样的作品不仅拥有立体的骨骼，还拥有丰满的内在，交织着现实和想象的动力，展开的是一种充满张力的艺术姿态。

侯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和风格：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意境表达，追求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而构图来自于毕加索、夏加尔、马蒂斯等西方大师的现代构成，最宝贵的是他的绘画思想不再是女性外在美的表达以及生存环境的诗意营造，而是对女性精神世界的一种解剖，一种对当代女性生存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侯超的作品依靠内在诗意力量而非绘画逻辑规则把来自个人经验的意象与形式上的象征和美学因素结合到一起，打造不一样的“侯超”，成为现代水墨美人图表达的“这一个”。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他的思想如刀锋一样划过时空，而他的作品又是如此美妙清雅，哀婉生动，令人百转千回。



夏风吹过桃花潭

高红卫

阴历四月初的日子，春天还没有走得太远。夏风轻轻地吹着，从皖西吹到皖南，也把我们一行吹到了太平湖畔，我们想去桃花潭。

桃花潭位于安徽泾县西南，距离县城40多公里，是长江支流青弋江的一段，由潭上溯大约3公里，就是当年的陈村水库，现名太平湖。同行刘君亲和力极强，携我们一行瞬间成为本镇人，穿街走巷就到了桃花潭。

谢谢一千多年前一个叫汪伦的人，是他让李白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才会来到这里。汪伦是幸运的，起码他知道李白是诗仙，是酒仙。李白自远方来，他不亦乐乎。李白端起了酒杯，他就已经醉了三分。酒前还算不上是一般的朋友，可三杯下肚，李白会对他说：我们是不一般的朋友。李白会想：回赠一点什么好呢？银子不合适，他的银子比我多。再说自己虽然满腹锦绣，但却是囊中羞涩。你有酒，我有诗，以诗酬酒，不亦乐乎？当李白登舟将要离去时，耳边传来了若有所失的汪伦一边踏步一边唱歌声。小风一吹，李白宿醉的酒醒了几分。诗兴来了挡都挡不住，就用这一首诗来纪念连日来的这场酒局吧。他大声吟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当听到第四句时，汪伦肯定已是泪流满面，泪光里已看不清李白的模样。汪伦静静地留在岸上，也把自己留在了李白的诗中，留在了后人吟诵的口中。

人生的很多遗憾，一是败给了自己，二是输给了时间。汪伦应该没有遗憾，他把自己和李白一起留在了诗歌的长河里。他和李白本来不熟，称不上朋友，充其量就是一个粉丝，或者说是超级粉丝。李白很坦诚，他在《过汪氏别业二首》中直言不讳：“畴昔不识君”。汪伦心想：不熟悉没关系，只要你来，你就会记住我。汪伦费尽心思，一次次写信相邀，特别是得知李白要过宣州，更是盼君心切。他知道李白的喜好，好游好酒。于是在邀请信中把没有一棵桃树的地方说成是十里桃花，把仅有万姓一家的酒店说成万家酒店。你想想：十里桃花，万家酒店。群山葱绿，烟波霞光。潭上荡舟，一篙流翠。李白能不动心吗？不相识没关系，看看再说，李白真的来了。汪伦用心良苦，把原本的一场文旅策划，变成了一场数日不散的宴席，忘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和李白相见甚欢，相谈甚欢。一杯一杯复一杯，一杯一杯成知己。如果没有这场大酒让李白开怀畅饮，如果只是泛泛之交，岸边拱手相送，只怕是上船后，李白叹息一声：“桃花潭水深几尺，不知汪伦送我情”了吧？酒品见人品。汪伦心诚，心诚则灵。汪伦不俗，他能接纳李白的狂放，也能不慢待李白的酒量。不俗成就了他的不朽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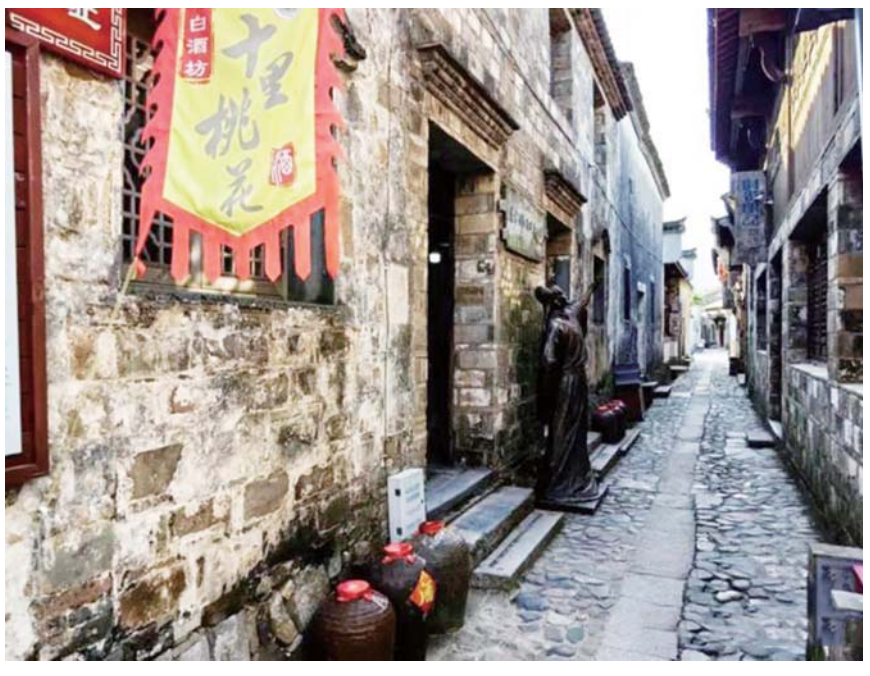
那一场送别，李白留下了《赠汪伦》，把诗留给了汪伦，留给了桃花潭，也留给了后人。诗歌互答，礼尚往来，想必当年汪伦也有诗送李白，那岸边不是响起了歌声吗？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不是，那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不是，那是高适《送董大》；是“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更不是，那是白居易的《琵琶行》。汪伦的诗呢？汪伦的诗早已飘落在潭中，被李白的诗包裹着，融化着。随着时光流逝，把这一潭酒，一潭诗，酿得愈发酒香扑鼻，诗意盎然。此番神交，汪伦自己虽然没有留下一首诗，可李白为他留下了诗，他把自己留在了李白的诗里，也就诗出有名了。

桃花潭是幸运的。古诗文中留下的一些带花的地名，常常被世间的人夺来抢去，像杏花村，像桃花源。而桃花潭，自诗仙诗兴一起，就被锁定在这里。不争不抢，不吵不闹，此处就有了一份难得的安详和修为。游人行走其间，就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谢谢李白！感谢你如此清晰的行踪，走出一路诗歌，带着一路酒香。余光中说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那场送别同样有歌有酒。有酒的李白才是李白，酒后的诗才是李白的诗。一场酒就把汪伦喝得飘飘然，因为李白夸赞道：“知君好贤才”；一场酒就让这小潭深深千尺深，从此天下闻其名。放眼望去，这哪里是一潭碧水，这是一潭酒，越酿越香的酒。为了朋友，永远斟不完的酒。这是一潭诗，让人读一遍就忘不掉的诗，在赞美着这千年的长长送别。想想那个画面，好有仪式感。重温这诗，会觉得人生好有意思。这就让后来多少人把自己送到潭边，离开时即使没有谁和谁来相送，没有歌没有诗，但只要挥一挥衣袖，云在潭中潭在心中。谁能说，来过桃花潭什么也没有带走。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场告别，或者说是由一场场相逢和告别组合成的旅行。告别童年，告别青春；告别故乡，告别校园；告别工作，告别尘寰。所以，告别有时是无奈，有时是舍得。有时是欢愉，有时是永诀。写下《送别》的李叔同削发为僧的那场告别，在我们凡夫俗子眼里是凄凉落寞，在大师心中却应是人生的升华超脱。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随缘。他说过：“人生不过是路过，没有什么不可放下”。再说李白当年吧，你能说他不是去赶赴另一场酒局吗？离去的背影是那样飘逸俊美。什么宦海沉浮，什么离愁别恨，没有什么是一场酒不能解决的。身外利禄如浮云，一醉能消万古愁。

我是幸运的，我路过了李白路过的路，可能也路过你曾路过的路。李白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见到十里桃花开，但我看到了桃树上的桃子挂满枝头，此是李郎去后栽。这里酒家处处有，已比当年万家多。我尝了一口桃花酒，美哉！吹着桃花潭的风，快哉！走过这里，不虚此行。

未到桃花潭，心仪已久；走过桃花潭，心旷神怡。满眼葱绿，正是夏日的颜色。风从水面吹来，正是诗的味道，夹带着淡淡酒香。好一个地方，好美的一场相逢和分别。好想就在这潭边，摆上一个八仙桌，同行的和路遇的，一起来一场酒吧，喝酒打牌吹牛，诗酒趁当下。微醺时，唱一唱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扶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5月19日，金寨县梅山镇在红军广场开展“畅游中国　幸福生活”中国旅游日非遗展示主题活动，充分展示金寨县文化旅游资源，让居民和游客共享旅游发展成果，领略金寨的独特风采。

本次活动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馨老师展示国风服饰产品的刺绣工艺品的绣法，还邀请县级民间非遗剪纸传承人孙润老师为大家现场教学剪纸。一件件栩栩如生、精美别致的小虎头鞋、小老虎的艾草挂件、精美的肚兜、虎头帽、汉服；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十二生肖剪纸作品展示在游客面前，令他们争相观摩、赞叹不已。

叶夏欣　文/图

读书之乐

黄圣凤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一扇开启世界的窗口。读书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开阔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读书也能够修身养性，休闲娱乐；读书可以让我们沐浴在春风里，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加充实、更加美好，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更加从容和自信。

我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都喜欢，从历史传记到现代文学，从古代通俗读物到当代前沿作品，甚至小孩子们的启蒙教材我也喜欢翻一番，感受那里的童真和童趣。不同的书，能给我带来不同的启示和收获。

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书可读。在我能够读懂文字的年纪，最初的文学滋养就是读对联，去街上买火柴、买煤油、打酱油的途中，左顾右盼，把两边街道人家的“门对子”念了一遍又一遍。

再就是读路边摊上租来的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蹲在墙角也能看半天。

小学毕业之前，我看到的唯一一部正儿八经的图书是《闪闪的红星》，已经没头没尾。书是我堂哥的，只能在他家看，不准带走。我就躺在一个长条凳上，把那本书翻了又翻。

还有，就是读糊在墙上的报纸。几年前，《皖西日报》创办六十周年纪念，编辑老师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的就是《看“墙报”的女孩》。那时的叶集，都是土墙草顶的房子，根本谈不上装修，到年下墙上能糊一层旧报纸，就很不错了。

我哥是下放知青，招工到供销社，过年回来带一摞旧报纸，姊妹几个打浆糊，七手八脚地糊，现在想来，也是浓浓的年味。报纸横七竖八地躺在墙上，横着看，竖着看，歪着看，扭着看，它们是一年的精神食粮。

军旅作家徐贵祥说，他小时候也看这样的“墙报”，并且“墙报”上得到的滋养，在几十年后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神来之笔。他说在报纸上不断看到各种各样的“掌声”，热烈的，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都记住了，写《历史的天空》时候都用上了。

小说人物张普景，是个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在文革中饱受打击，精神恍惚。有一天，忽然提出一个要求，要召开干部大会，要做一场报告。为了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下了台的副军长窦玉泉，说服“台上的”副军长朱一刀，借来大礼堂，精心炮制了一场没有听众的大会。张普景眼神不好，很认真地报告，不说一句错话，窦玉泉站在他背后，竖起第一个手指头，台下立即“响起掌声”，竖起第二个手指头，“热烈掌声”，竖起第三个手指头，“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一个巴掌伸出去，“长时间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没有听众哪来的掌声啊，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掌声”是播放的录音。

这些精彩细节就是来自于徐贵祥的童年阅读，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阅读之光，穿越长长的时光隧道，在他的作品中风华再现！

而现在，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手机无所不能，很多人的视线被电子阅读、被抖音等等吸引，阅读纸质图书的人，越来越少。

我觉得，最舒适的阅读是纸质的阅读，最美好的阅读还是纸质的阅读。

我们读书不仅是读书上的内容，我们还享受纸张和翰墨的气息，中国自古就说“书香怡人”。电子的阅读固然便捷，信息量也大，但缺乏了书香。缺乏书香，就缺乏了读书本质的美好。

阅读是一种场景，坐在自家的书房里，喝一杯茶，品一口点心，这是一种场景；坐在图书馆里，翻几页书，作一会儿遐想，也是一种场景。窗外花开花落，我们坐在桌边，安然静谧。这样的阅读，身心都是无比的美好。

读纸质图书，可以一边读一边做笔记，看到喜欢的，划几道杠杠，慢慢品赏；前面看过了，后面想起来再回头看看，有阅读，有比较。你以前看过的东西，过了很久，内容都不太清晰了，但某一句话在一本书的哪一个位置上，你还记得，想找它的时候，一翻就翻到了，就像再一次见到老朋友。

很多美好的感觉，都是电子图书无法给与的。

我最喜欢静静的夜晚，躺在床上，慢慢地读一本喜欢的书，这时候心很静，读什么都入脑入心。有时候书在手里，心飞到书中描绘的情境中去了；有时候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梦里还飘着书香。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最为美好，这样的生活最不辜负此生。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阅读的本质和价值都不会改变，它将永远是我们获取知识、启迪思想、享受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径。

多读书，读好书，将阅读融入日常生活，让书香弥漫在每一个角落，撇开读书的一切功利心，在阅读中收获智慧与快乐，那么，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因为阅读而变得更加美好！